



夢的世界...身山頭

— 王 經 政 —

如果

如果你會去過那個地方，你會發覺我的筆桿兒是笨拙的，如果你沒去過，那暫且讓我告訴你一些這個無法形容的世界。

我們出發吧！

晃呀晃！晃呀晃！

兩隻白狗在晃呀晃！

兩隻玩具白狗在車窗前晃呀晃！

車子晃著，司機也晃著，大夥兒心情就這麼高興與的晃到第一站～鱷魚潭～放眼看去，小丘陵一簇簇的圍在四週，中間彎彎曲曲的通道，注滿了翠碧色的水，平平坦坦的湖面，找不出一絲漣漪，許久許久有那麼一陣夾著嫩草味的風兒吹過，才帶來些微的盪漾。當我看到這景時，不禁告訴自己，就是現在折回去，也不虛此行了，因為它真的美，像夢境中的長江之峽，美的讓人自慚形穢。

當下即在童子軍珊瑚潭營地紮營、水電、帳篷、炊具、棉被，樣樣俱全，甚而營區邊就是幢高大的建築，放著裏邊的現代器材不用，我們在四週以最原始的方式食住行起來，想一想也不禁令人莞爾；古人求之不得的東西，我們卻棄而不用，倒真令人奇怪這人類的心思是怎麼作的？

晚七時許，用完膳後整隊夜遊，住在城市的人們，很少有機會接觸到完全的黑暗，就像是一大幢漆黑的大紗幕，把人團團的包圍著。在黑暗與靜謐中，你會發覺自己的感官，一下子變得銳敏許多，敏銳的可以感受到前一個人的身息聲，或自己身體血液的循環。十碼、百碼、不、千碼外遠的微光，比時有如黑幕中的一團火花，那麼的醒目。不知覺中，已繞完整個潭，回到營地，我把藏在懷裏一營螢火虫放出來，讓它跳著，飛舞著，閃亮的光點弧成了韻律的曲綫，接下來，就不醒人事了。

三月三十日，開始第二階段的高潮，搭上「海」號遊艇，我們像在一大浴缸裏的肥皂片兒，在面飄呀飄！由於水道是彎曲的，似乎已到盡頭處，但一再向前去，在小樹旁居然又是一長寬水域，邊平坦的草地，另一旁則怪石嶙峋，色如銀灰，人私語此處為「月世界」，我正苦思不得如何感此景，聽到這名稱不禁令人拍案稱絕，極是恰當。沿途約經過三十五分鐘的光景，到了「夢之湖」或說啊！那兒真是美，四面環山一片青綠，湖水晶瑩，淡綠深冷而發亮，繚左面山嶺嶺一小小

片狹長平地直到水中央，長著短的油嫩青草，一隻小牛微擺著尾巴，鼻孔一開一閉誇張著呼吸清涼的空氣。平地盡頭，豎著一幢白色小木屋、木屋浸在一池塘水之中，水綫及膝，卻可行小竹筏，停留片刻後，仍乘原船到西口～縱走島山嶺～。

十一時啓行，一路風光明媚，每個人彷彿都散放著青春的氣息，女孩們也個個比平日來得更美些！我想這大概是蘊育了山川鐘靈之氣的緣故吧！到小瑞士時，已將近十二時，那兒有個小潭，妙得是全都往中間兒流，直到正中央就突然加快流速，徒落入一個大密蔭，水勢由外而內急旋進去。這就像一個注滿了水的大洗臉盆，猛地的把塞子拔掉一摸一樣，這就是這洗臉盆放大了數千倍而已。兩旁長滿了不高不矮的樹，中間直接一條小河，並且腳所能踏的地方，都平平的鋪著草毯子，往下踩，人彷彿會輕飄飄的向上彈。走著走著，那條河漸漸的遠了，像是條小溪般。沒有草毯了，換成了泥沙與硬石；路不再是寬而平，而是狹窄得只能讓一人通過，隊伍愈走拉距愈大，一大隊人馬，在眼前所見的只剩三五小群了，往前走，似乎有爬不完的七五度斜坡山路，手也得幫腿一塊兒行走；沒人敢休息太久，只是匆匆的爬著，往上瞧，還有那麼多的山，那麼久的路途，野無人家炊煙，舉目所望，除了山以外仍是山，一股孤獨與惶恐，漸漸襲上心頭，糟的是無法扼止喉頭發出來的燥熱，口水的黏度彷彿越來越大，渴得，累得讓人開始咒咒，什麼鬼烏山頭，去他的夢之湖！但還是要走，繼續走，這時我回頭往下一瞧，剛才那條小河，也不再是小溪，它變成只有小指頭般大小，那時候真無暇去體會這景緻，今天回想起來，竟是這回眸一撇留給我的印象最深刻，拖著更渴更累的身子往上走，像是有五百多公斤的人還在腿上垂了兩個鉛球似，爬著、爬著...突然，眼睛一亮有棵桑樹的果樹，再也顧不得什麼個人衛生了，每人狼吞虎嚥的抓吞了一大把，這又罷又小又酸的玩意兒，平時就是好端端的擺在餐桌上，我想也不會有人有興趣的，但一落到現在這地步，真是比什麼都來得可愛。那味兒入口則唾液如噴泉般洶湧而出，吃完了，但仍去不了疲痛的四肢，無奈還是爬，還得爬，老天！還得爬！我說。

下午三時左右，終於到山頂了，悲觀點說，選要有同樣長度的下山路，但人在極端疲痛的身心之下，至少山頂是象徵著希望，象徵著即將到達，我

站在最頂處，右手托著小壁，右邊大約一人寬之處，就是山崖，全程的路，幾乎都是只有這麼些寬度而已。我投塊石子下去，在寂靜無聲的山林裏，可以很清楚的聽到石子沿著山崖撞擊的聲音，從發聲音到完全靜止，約需要十四、十五秒的時間，可以想見它的高度。何況聲音靜止並不一定是在到了山底啊！走吧！繼續掙扎吧！最後索性就坐在地上滑吧！滾吧！我現在才了解「連滾帶爬」是甚麼的樣兒。大夥更是連相互調侃的精力都沒了，只是默默的走著，延著迂迴的山路沈沈的覆單調的步伐，有的只是風兒掠過的涼意與填場般的死寂，雖然我已無法分解現在邁出去的是右腿還是左腿，難受的感覺也沒有先前厲害，咀咒換成了逆來順受的沈默，惟一的信念，就是加緊腳步到目的地，像電影進行中突然停電般的靜謐，走著、走著，慢慢的，看到建築物了。

當我看到東口水利站時，奇怪，並無特別的喜悅，只是四個人緩緩的就坐在石子上，眼神呆滯，四肢下難，看著、看著，魂兒也不知飄到那兒去了。腕錶捐著五時卅分，我啾了一口水在地上，「去他的烏山頭」我說。

三月卅一日，經過了一夕的休息，煥然一新的精力再度驅使身體，到第三站曾文水庫壩頂，搭著船沿著水庫逛，風景雖是雄偉壯麗，只是稍嫌人工化了點，反缺乏烏山頭之原始美。兩相比較之下，曾文水庫以氣勢取勝，烏山頭則以清麗自然具長，前者缺點在於遊客太多，有點喪失了大自然雄偉肅穆的氣勢。遊艇在壩內駛著，我望著昨天一同的夥伴們說：「我收回所有的詛咒」一陣風兒吹來，好像把這句話吹回烏山頭那邊兒去了。

我在這兒，凝視著大片的白雲集聚，分散，在藍天裏悠遊飄盪。身旁雄偉挺拔的巨樹枝葉，覆蓋成濃蔭補處。看不出林深幾許，也想不出林後幽靜的靜地，隱居的是何許人家？樹稍懸掛的太陽，透過叢葉，減低了它的熾熱，纏繞得週身溫潤曖昧的，召來了夏季的懶散無限。

越過人群，收攬至眼中的盡是遼闊而舒坦的湖水，水上細紋波動，搖幌不已，描述著已靜動不一的生涯。我所佔的一席之地，仰望可見晴空萬里，俯視便是珍愛的藍氈，斜倚則是綠褐互錯的林木。

但附近的水聲，人聲，吵吵嚷嚷的，即使我緊閉雙耳，也能確知人群近在咫尺，雖然我會想躺下做一些專屬於我自己的奇妙的白日夢，或坐起細心的閱讀這迷人的大自然，因我是多麼喜歡品嚐這種特殊的滋味。

你可曾注意到和風拂過湖旁的葉嗎？無無數重疊的舞裙，隨輕風的韻律左右旋迴，搖曳生姿。你聽到急驟而過的小船嗎？片刻間掀起一道白絲的浪花，也拋下一串馬達的低吼及友伴們的歡笑。點點的小舟，漸行遠近，舟上人兒發，像無數隻詩意的彩蝶，點綴在這片碧綠的微波上。還有晴空裏驟然探頭的飛機，驚醒了這片沉醉的大地，人人不約而同的引領觀望。機尾的小灯，在陽光中翼展閃爍，不知在傳達何方的訊息？飛鳥翔翔在後，相形下是那塵渺小的丁點，擊破浩瀚的雲層，勇往直前。

你見過孫子們在湖邊捕魚嗎？不是用魚網，也不拿魚桿，僅是一次又一次地把塑膠膠做的小桶，專心一致地向水中撲壓，與滑溜的魚群較速。一排大人和小孩，全神貫注的凝望著撲魚人的小手，眼眶中蓄滿了期盼。似乎同桶底出水時，就會有活鮮顫動的小魚躍起。在我耷眼的刹那，這些高矮不一，微彎著腰部的背影，在際陽下，在金光中，在林木與湖水各半的拱托下，給予我一份說不出的動人情懷……慢著、慢著，且讓我攝下這永恒的美景，用我整個心靈。

重返湖邊，尋至我們的營地，我深吸一口涼涼的空氣，心裏滿足極了，能擁有這方天地、擁有這極度的自由，尤其重要的是美景當前，良友相伴，細細低語，輕鬆歌頌，非人生一大樂事。

古人松下聽琴，月下聽蕭，潤邊聽瀑布，山中聽梵唄……皆宜於獨坐靜聽；而我，在這碧綠的湖邊上，藍天白雲下，綠波激盪邊，蒼蒼古樹旁，與友伴相攜而坐，洗耳聆聽人類的歡笑呼鬧，自然的迷人新衣。